姑溪居士全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姑溪居士全集

(四)

李之儀撰

姑溪居士文集下卷目錄

卷第三十六
記一
雙松道院記
藏海齋記
善應軒記
炤默堂記
壽甯院記
卷第三十七
記二
崇甯黃牒記
褒禪捨田記
天禧法堂記
張氏壁記

卷第三十八

題跋一

跋東坡四詩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跋東坡書多心經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跋東坡帖
跋東坡觀音贊
跋蘇黃衆賢帖
跋蘇黃陳帖
跋東坡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跋戚氏

卷第三十九
題跋二
跋山谷帖二則
跋山谷晉州學銘
跋山谷草字
跋山谷書摩詰詩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跋山谷書
跋山谷二詞
跋魯直頤庵記後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跋元章所收荊公詩
跋元章書二則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跋黃米書
卷第四十
題跋三
跋采石三亭詩
跋吳思道詩二則
跋吳思道小詞
跋石曼卿二疏墓詩
跋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二則
跋小重山詞
再跋小重山後
題賀方回詞
跋淩歊引後
跋魯公帖二則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樂毅論
跋荊公書金剛經
跋李衞公書
卷第四十一
題跋四
跋荊國公書
跋荊公所書藥方後二則
跋荊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跋荊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跋君謨帖
跋君謨荔支帖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眞行草書
跋文安國篆

跋蘭亭記
跋遺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脩帖
跋趙汝霖帖
跋愼伯筠帖
跋論坐位圖
跋沈睿達帖
跋懷素帖
跋古柏行後
卷第四十二
題跋五
跋畫贊洛神賦
跋春秋後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跋古帖
跋吳仲鹿書
跋儲子椿藏書帖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二則
題柳子厚三戒後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跋劉君錫書
書林逋處士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跋董安期帖
卷第四十三
祭文疏意附
祭秦少游

祭折渭州
又祭文三
齋僧疏四
卷第四十四
青詞疏文附
還醮青詞
請長老住院疏五
青山建菴疏
藏霅齋僧
禪岳修造疏
化度牒
修水府行宮
水陸疏
畢悟宗緣化
天甯千佛疏

還願水陸齋疏
南禪推藏
采石修殿
化三衣
黃山修廟
廣濟修造
卷第四十五
詞曲一
水龍吟一闋
驀山溪四闋
滿庭芳二闋
玉蝴蝶一闋
早梅芳一闋
謝池春一闋
怨三三一闋

春光好一闋
千秋歲六闋
臨江仙二闋
江神子三闋
清平樂五闋
浪淘沙一闋
卜算子一闋
憶秦娥一闋

卷第四十六

詞曲二

蝶戀花四闋
浣溪沙四闋
西江月三闋
鵲橋仙二闋
踏莎行二闋

鷓鴣天四闋
朝中措三闋
阮郎歸一闋
採桑子一闋
如夢令一闋
臨江仙二闋
醜奴兒一闋
青玉案一闋
更漏子一闋
漁家傲一闋
南鄉子五闋
蕙山溪一闋
減字木蘭花五闋
卷第四十七
詞曲三樂語附

減字木蘭花五闋
天門謠一闋
好事近三闋
浣溪沙三闋
菩薩蠻二闋
雨中花令二闋
留春令一闋
踏莎行二闋
南鄉子一闋
萬年歡一闋
賞心亭致語口號
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一
羅大夫墓誌銘
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二
楊判官墓誌銘
林太君墓誌銘
卷第五十
墓誌銘三
胡夫人墓誌銘
李氏歸葬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分甯縣廳雙松道院記

分甯治洪之西南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衆山間自爲一樂國山刻露峭拔溪流圜環可鑒毫髮繁竹木富茶紙蜜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尙氣一不相下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刑名書頗善訟多能文之士以之名世者接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喜爲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歉焉以故知爲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篤於自信而不爲勢力之所回撓則未易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覩是闕榜於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立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顧歎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安乎道甫笑曰爲政在人耳遂躡其前而占之未出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爲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邪是令不狃於傳聞而來必高議敏用無所牽制我曹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因可以破他日來者之惑也道甫既到父老復相語曰吾令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肅如風雨久之道甫亦知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時而可易也居數日訴牒無十之七八案牘簿書如質物之插架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輸委追捕不失所期訟庭幾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惑而來歟亦足以

爲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闢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餘畝。因二古松而爲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度以飛橋。臨橋爲軒。對軒爲樓。面樓爲堂。依堂爲齋。以入皆把兩廊。樓前之松半分上聳。堂前之松。樛曲下蔽。如偃蓋。疏泉注齋前。絡石。槽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人舊所書琴堂揭於樓下。卽之以治事。種蘭。菊。蒼葡。山茶數物。已既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讀書賦詩。治筆研以延其勝。閒與僚友賓客。醉笑其中。又收其餘日。與絕學二三友。談出世事。書來歷敍本末。且屬予爲之記。會大熱。跧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發書。超然如濯清風。飲冰雪。不覺插兩翼而到其處也。圖有以報之。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間一語。姑借之爲用耳。後之來者。可不信乎。苟得予文。亦不待既到而後信。與雖不識道甫。固已得其爲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爲巖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爲隱也。利害不藏於中。紛華不役於外。謂我爲牛則與之爲牛。謂我爲馬則與之爲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疏密。而忘彼之厚薄。至於裘冠垂綏。從容廉陛之間。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隱。余以是泛觀於世。而知隱者之爲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巖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爲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

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迺吾師也。吾友吳師道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祕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迨不類處巖近而寓繁會者。一日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憑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記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邪。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苦之對病而予。而戶外之屨常滿。無戚疎。無高下。來者以必能取效見責。而至傾東南。其先人王荊公以名聞。遂官太醫。書於寫所藏。得用方界之。德餘先從進士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於義理。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倘過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蓋歡若平生。自是往還。無毫髮間斷。薰然懿好。殆將卒歲不踰。固非藝術爲歸宿者也。崇甯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朝夕相從。間留宿。較語細繹。往往達旦。於是渠可斯須忘邪。臨分目其略。十月十九日。

炤默堂記

炤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種智。調御諸有緣。而爲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

而居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炤默。雖燕坐不動。而來學者至。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自嚴。而開道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黃龍昔所住院。院去縣一百四十里。險涉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意。老人則未易命屨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爲分甯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雜然進曰。道幾絕。前爲令者往往不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眷不欲捨去曰。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眞自棄也。且來學者。間關而往。則曷若使於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又況一方之所依止。而得香火相尋於禮訊乎。會雲巖道場一新。卽其後創爲退居院。而咨於老人。而請遷焉。老人察其誠至矣。又謂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且近。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炤默之榜。因隨以揭。於是邦人稽首贊歎。歸德於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禱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默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炤則爲八萬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予得老人於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盡像。佛陀爲予誦老人至不容口。爾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炤卽是默。卽是離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幾爲異日相見之地。

重修雲巖壽甯禪院記

雲巖壽甯禪院。在分甯縣中。據鳳皇山。修水流其前。背山臨流。眞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禱祈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卹。縣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於上。得今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於興葺。姑作轉輸經藏。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

遽遷席而事亦斷續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爲國焚修爲民植福爲衆化導而官不曉諭奬勸而能成者乎聞者踴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緩邪輸財獻工肩相摩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者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於是學遷就更易凡所以崇奉提唱安集館待庖廚儲偫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甓之舊又收其餘隨景所聚而迎致之以寄游息既成君曰非本分人不可分付於是因衆所願請今長老德逢以承所付逢又邀其所厚守宜爲之佐佑二人者妙悟固相期而資藉紬繹互能表發又於其後作靈源方丈自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學者至無挂褡之次縣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二三善知識不能相與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殆將委諸草莽矣乃請於君遣使走太平求予文以爲記予以爲天下無難事顧力行何如耳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黃庭堅魯直其里人也於此因緣尤所賓力初勸成轉輸藏而爲之記敍置固已詳盡是纔新禪師一則語爾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衍振起如是豈非默有所託而實待於今日邪君於魯直則氣類也靈源與逢宜二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一新壯觀爲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興工於大觀四年冬而落成於政和二年夏院始於唐不知其歲月與所因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君名孝遵字道甫軒闢磊落可人也能舉魯直之殯而葬於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宜參次之應其序名實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待

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記

潁昌府崇甯萬壽寺元賜天甯萬壽敕賜改作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卽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爲天甯節是年潁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爲十方住持仍乞以天甯萬壽禪院爲額詔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祝新天子千萬歲壽尋報可復相與謀曰吾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爲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步踏佛階梯在在處處依佛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於毗邪如待時於內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融通一切種智同底於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薈享天酥陁味印燦迦羅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直曲指迷自爲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爲大事因緣而出現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冢間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揖士成金變濁惡而清涼使諸隨喜成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具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卽杭州臨安之徑山於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驗臨福一方比致都人踏肩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旛花雜出歡呼贊歎曰見未嘗有入院陞座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笑者革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凡可以供者恨待夕之晚恥在人之后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輸至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

然棟宇庳陋。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自謂曰。我師去彼即此。何啻霄壤之異。無乃不堪其居邪。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與隆莊嚴。上祝吾君聖壽之意也。顧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強名邪。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爲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即以所賜敕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覩斯事。乃屬筆於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甯萬壽禪寺。聽因舊爲新。遂改就今額。久之。普覺以一方所化爲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而忘。因追借所欲記。而未畢刻石者。走奔江上。以書見徵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也。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尚何待臣言而後傳邪。曰。都人之意也。乃爲之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甯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參圖經。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福臨一方之跡爲詳。乃曰。吾爲是州。所以承宣牧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

從出備守臣推吾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爲不愧所遇知任其責而上報於吾君矣於是以師之狀請於朝廷願以上之誕聖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尋報可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於師而寵師之恩爾於我之心則未有所及卽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以嚴供施日於師塔前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爲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旣奉命則書公命以審於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離苦得樂異時院僧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旣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爲我記之否某常爲公之屬官辱公知爲厚而又家於是邦目擊盛事其可辭也邪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徵收之數其奉命始有其人皆具載於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入爲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爲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兼待讀中太乙宮使其繡蔽斯文羽儀聖世名在夷狄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於世蓋自然之理也江甯府天禧寺及長於道場舊葬釋迦眞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爲營廬舍雜比汙穢蹂

踐。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爲榛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幷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政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台爲案。塔之后地勢傾下。政失於遷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爲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温陵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於朝廷。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迎致大導師永公爲初祖。永法雲圓通禪師高第。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賜方袍。加號慧嚴。受請入寺。顧瞻太息曰。眞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於塔後塔築福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横亙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其詳。而德寶顧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即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明靜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爲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無異發覆破闇。如出雲霄之外。凡甓甃髹繪。總用錢五百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締構。又建僧堂廚庫。移經藏於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直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踴躍稱贊曰。非師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間經始。則衆緣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又曰。叢林既新。將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備齋粥。慧嚴曰。子於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儻知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爲師買田產。買蘆場。收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有是願。我將爲子記之。以信不

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屬余爲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覩其事當抑揚表發以侈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以報之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甯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窗明竹影動搖梅花凌蘂德夫燒御香覺夫點團茶聽美成彈履霜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邑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之歟病者遽請以實告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之後問其何所覺將曰冥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收其骨肉若揑塑然既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齒數下嘘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迸走久方信而駭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於美成信爲不誣嗚呼易聽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嗣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葢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捉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葢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詆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偈近似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妍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至於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也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尚何足爲元發道邪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皐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爲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丸秋之於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於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甯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覬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於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如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

卜於是乎書。

跋蘇黃衆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遊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駸欲度驊騮要亦不凡睿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眞贋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爲羞澀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脱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鎭。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除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與公、溫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卽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遴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詞於甯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從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詞。寓荆渚。久之。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爲之斂衽者。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爲夔路轉運判官。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邪。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趙景修獨以爲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爲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

人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已審。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回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擠於今之學者。可勝歎邪。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眞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爲得王荊公筆法。自是行筆既爾。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荊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卽位者。猶不當卽位也。書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

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反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餧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之甚也。語言出於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於一律。蓋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世。故能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於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爾。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閒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邪。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甯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多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

直自放廢中起爲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爲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幾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眞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爲不足由是當塗鼎然眞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則淪落湮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眞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時筆劄翕緣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蓋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云歐謳腰枝柳一窩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庵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人頤庵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徧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於游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而靈源既居人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

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遞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牀。拗折拄杖。喝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眞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爾。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尙在也。試爲予呈示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一毫髮低昻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甯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顏淸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咫尺論也。

跋元章所收荊公詩

荊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荊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荊公未嘗不學書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原缺形容。讀其詩可得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砍額望

耶、

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琭之術榮辱之兆見於頃刻相值姑熟邂逅題記歲月己酉天甯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甯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脣鼓舌遂獲逞於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不謹邪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題跋

跋采石三亭詩詩見第一卷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游於瑤池之上信余初所見爲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可以扶持否邪要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素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

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置定論於予。不其虐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侹所能髣髴。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摯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張大亨字嘉甫。

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敍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間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髣髴哉。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爲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疏墓詩

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爲而已。一有相值。藐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慨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爲戒。故不果用。雖在祕書。不屑夜遊。浮沈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

家共命至無筭。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爲神仙所降。方大醉開省西門。臥大慶殿廡下。衞士前呵問。已而知爲曼卿也。率辟易。以手加額上。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抉於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鱣鯤。睨於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愧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譚譚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令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甯三年八月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康定間。王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不頹然追誦。耸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爲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從遊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學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爲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於誕。而誕不與。以至搥胷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乃爲極摯。余歷覽近日號能書者。獨於正叔得

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於誕幾何而不相先後邪。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爾。惜乎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不復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廢。而畫筆自絕也。崇甯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錄。因而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甯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宛轉紬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端卿彥國六人於瑞竹方丈。彥國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

俎間。以尋平日美況。未幾。遽以相及。每爲之呻吟紬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訃。繼出二闋。予嘗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幾爲之墮睫。尤物不耐久。不獨今日所艱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歊引後

凌歊毫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旨。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茲可量已。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於今者。惟此數帖。予皆得而臨之。後每見每爲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爲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字畫。入人易深。然於立身行已。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蒙昧。要之精於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爲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眞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爲唐人書。爾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爲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

跋樂毅論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原缺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爲盡善。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

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爲瘦也。

跋李衞公書

予讀紅拂妓傳得衞公之爲人。葢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題跋

跋荊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期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荊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荊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運筆如插兩翼凌轢於霜空鵬鷁之後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荊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浸昧茲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強自主宰以文其所昧良可歎也

又

作字爲文初必謹嚴於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轍跡則爲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爲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爲不妄發也宛陵丘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於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固未嘗見

跋荊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間人不堪之曰一秀眉明目持刺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逡巡前後却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卽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邂逅此行故相過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醫行先人從王荊公遊寓於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荊屢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醫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怍其行足矣荊公曰子果不凡也卽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荊公而有夸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請見其藏而聊識於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爲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過不辨色則燭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踵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荊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山濤啓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已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至草澤方伎山所啓者往往名世荊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與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甯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爲世第一要之知書爲難能者乃信此語

跋君謨荔枝帖

學書主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澀。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眞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備衆體。蓋前輩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述之。端叔作客。并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爲勝遇也。

跋文安國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亹亹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予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樽俎閒爲多。嘗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略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吾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得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鑱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

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眞贋。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爲事。故卓然名家者。班班可紀。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名以歐虞諸人槩之。則殆不可同日語。頃見季海所作圓覺經。字如菉豆大。精神位置。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善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爲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挫。非士人知書學善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惜其名氏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校。當知余言爲信。

跋陳伯脩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恥。不懈於位。建安陳師錫伯脩。異日當近之。余固未識伯脩。姑以瑩中之言揆之。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邂逅於葉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脩。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脩得於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脣而不答。後伯脩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權御史。論事不合亟去。已而校祕書。歷中臺。出使爲州。再踐御史。堅勁豈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反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於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逼眞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愼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淸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爲之倒屣。卽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攄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醻。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讙傳曰。吾使君有是客。可不往敬邪。戶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庚詞爲謝。而口未嘗啓也。予爲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旣至。索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淸晨拏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賣權。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睿達帖

予官四明。與睿達爲僚時。纔二十餘。雖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睿達。而特展轉開

曉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至於近古無蹈姿媚以悅可世俗爲工今則沒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於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爲主傳模既已失眞又恐流傳分布纔見行筆次序爾要知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邪懷素字頗肉多當時固已譏之云憨肥和尙豈能作淸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行後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値之時不如古也第深考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履踐皆可追配昔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甯圓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是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號甜羹爲潤筆眞一段佳事會者天甯慶西菴琳禪鑒仁姑溪老農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跋畫贊洛神賦

畫贊在丁文簡公家熙甯初予與公之孫羲農上民遊嘗密以相示錦囊什襲非甚款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眞蹟果何在邪洛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之孫延年、翁孺尤見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辭之所研紀敍之該貫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惟法之可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爲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眞善書者也正行蓋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爲第一於今所傳正書爲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何如也拊卷增感

古帖

敍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成於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呂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名字余未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爲是

跋吳仲鹿書

前輩於其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帖

凡書精神爲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爽秀爲多要之足以名世

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甯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三歎。余以爲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甯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反覆而屢歎。竊謂倫類中。豈復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爲警爾。晚遷江上。遂於衣冠中遍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爲不誣。初有疑於異類。而今輒見之於人。而又傲然欹豔一隅。方且有臨之者。是可駭也。可勝歎邪。雖原原缺缺於禍可得而逃哉。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暮途遠爲告。甫命駕矣。有當其前者。頭不裹而髮鬍

髯頷無鬚而立踉蹌持短封顧余欲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噫數十語之間鋪敍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邪既報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昔王劇爲鳳閣舍人一時號爲敏麗嘗大庭班齊同日七八制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過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後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爲約庶幾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爲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束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畫

劉豫爲宣武節度使每大饗互進歌童舞女豫以爲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冑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氏韙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眞古昔名將之事也尙何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戚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厲取名戎馬間卒提衞兵侚得鉞遽不幸視其趣尙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夫習膏粱以玩於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下承平久矣斯人者不得齷起於功名使衞青霍去病輩獨高於前世而死可勝歎邪蓋將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通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邪。凜凜若人。至今尙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眞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者。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論商搉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跋董安期帖

余始至當塗。得見講院墜閒題字。不覺失聲曰。吾元章何時過此耶。主僧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其爲祖習。然咄咄相逼殆不復能眞贋。後得是數帖。稍索其妙處。則往往過之。蓋僉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爲一時之冠。推而上之。柳誠懸、徐季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少爾。使年加長。筆力愈老勁。則吾元章未必不爲今日之徐柳也。崇甯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薦亡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于胸次也想像展轉一嘫一笑拱揖步驟折旋俯仰至于眉須膚髮已來歷歷可數可襲如扶攜傾倒論難抑揚之際也晝而思夜則往往發于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卽並轡闕廷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雖冥冥寂寂無路可從然子之所寓予已得之而無疑其淸都紫府雲衣玉簡實子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豈有以託之而適乘其係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哭之幾不欲生已而丹旐之歸又得哭于江上蓋嘗寫予之哀而宣之以祭也于是子之孤羸然衰服執徐夫人之喪來訃之于予曰將遷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陰而用予昔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藏予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搖遽不能自果亦初不謂子由此而來遂失阡隴爲鄰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矣乃天若有所制也衰疲苟生餘日無幾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從摐鐸之聲以臨其塲而雪涕也不腆儀物聊致一奠庶幾不忘疇昔爲予隨所厚薄扃饌而盡醉也

祭折渭州文

理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逢世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廓清弗鼓而勇彼絕漠來天都其藪鳥竄鼠伏恃此以久於赫先廟神靈在天既遺聖子又委公賢獻俘重光收功大觀高旌巨節以極敬羨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胡不淑正晝而亡上自朝廷下至蕃漢歎惜震悼情無少間矧我以鄙早辱公知發訃失聲既驚獨疑十年江湖望公天際公不我遺軫卹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公有令子實我弟昆臨喪無從又阻執紼有淚如泉淋浪胸臆

祭文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厚沈懿莫或瑕纇固不妄發發必有對落羿彀中遊豈在外表柔裏剛如未嘗淬一振其銛萬牛可膾彼不知我我何彼罪命非力勝誰進誰退嘗謂涉世有同碾磑運轉循環卽分向背惟我低昂無彼殿最以是始終一槩諸內白首歸來自信不昧凡幾百年遠與德配如器琉璃忽爾破碎求仁得仁公則何憝彼譖之者甯不知悔方公之歸亟欲往會杖屨周旋豁我蓄薈差池未及奄隔明晦茹歎銜哀薦此一醉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年臨終而仙冥告之符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翕然宗之有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禊除以待公歸茫茫青都表表淨土不仙則佛固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生者之情徒啜其泣殺羞羅列醉哽

後先失聲原缺原缺庶與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鷟雪野之驥既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相一德好賢下士知公有才首擢已試浮雲雖作旋亦昭示事任遽隆寵榮斯洎如何不享使我增喟嗚呼我登公門公甫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達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稚指公語我此郎特慧他時可觀吾家或世四十四年利害多契情好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遷爲衆所棄公獨不恤問勞相繼間遣其子顧吾窮裔眷言恩勤實自高義比家金陵公且適至暮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壽骨可恃雞黍田園約我爲備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願公直前無跋無疐公能信然亦我之利別未兩月忽計已逝不覺失聲公而止是公有令子敏洽而藝庶其緒餘必踐無愧雖不終享足以爲遣獨我報公幾至無地斂不得親器不得致原缺託長號侑公一醉

薦亡疏文

藏雲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雪

歲月易遙恍如夢斷音容雖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追仗眞乘而仰導適臨諱日恭詣靈園延西竺之勝流演貝葉之祕說上林震動俄瑞雪之來符歌唄抑揚猶內宮之化現光明說法之地散漫雨花之天召此休徵尤知顯原缺某人神遊不昧寶居安居徑徹三摩永謝諸緣之漏同會一處長陪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所利者葬書阡隴既營適逢于忌日載念劬勞之重難忘追慕之懷祈哀覺皇正位新室庶修崇之不昧達增上以彌高非徒致謹于莊嚴兼亦告成于遷奉伏願某人周旋饒益資藉光明即福地爲萬世之安躋妙緣于三界之外金沙布地瑩如清淨之蓮華玉偈聞音超證飛昇之化佛

二月四日墳山齋僧轉經追薦

與人異轍問佛知因乃能所願必從是故有感斯應言我氏既掩泉宮茲臨屬纊之辰尙昧應緣之地恭依新壟仰達眞誠憑齋修持誦之功薦資藉莊嚴之福設猶沈滯遂獲超昇如在功名更期增上伏願藉平生之信向仗今日之修崇地布金沙安居于淨土音聞玉偈不捨于紺宮永辭濁惡輪迴常爲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劫迷塵諸佛願心務拔一切苦趣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仗今日之良因沈冥不滯于闇途安養常居于樂國玉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青詞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還酬

人無所知。有急則禱。天能必應。惟意是從。故禱應常爲低昻。而天人實相表裏。伏念臣男堯光。比出瘡疹。輒昧療治。勢甚綴旒。遂茲叩請。報如荅響。竟獲痊安。因其日之受生。謹乃心而致謝。仰冀高明顯降。衆聖普臨。靡間螻蟻之甚微。俾享丘山之永固。精誠昭格。洪造難酬。誓以始終。長依保佑。

疏文

請悟老住隱靜

碧霄勝地。杯渡道場。乃東南第一叢林。眞佛祖第三境界。宜得毗耶之士。重開簷蔔之花。啐啄既同。機緣斯在。悟公長老。月涵衆水。雨澤羣生。爛然天下之名。信矣僧中之寶。諸聖幾回推去。高情惟務退藏。雖巨漫明珠。自謂韜光之得便。然疾風勁草。固應有目之難逃。法已在茲。理容必致。何勞飛錫。見成行道之區。願副傾心。同罄後天之祝。

請誉老再住天甯

諸法各有因緣。常情強自起倒。況無位眞人。祇于面門上出入。而好事君子。却于眼界外尋求。欲識今日

主人便是前時長老。謦公禪師了這個事。得無礙才。神通妙用。盡入鉗鎚。世諦宗風。有同水乳。此地從來歸向。其勢再須住持。方朝廷普極修崇。于時節尤爲際會。祝聖人壽。既同在處焚修。說祖師禪。更爲重新提掇。

請祖燈禪師住崇甯

祝聖人壽。無出上乘。說祖師禪。須歸作者。惟賜額改新未久。而當人適值爲難。啐啄既已宴府建立自然相契。僉言斯允。令舉是宜。祖登禪師。負天下名。如星中月。南北道塵不通達。內外學悉能兼該。大雄能仁。若到今時。解空多聞。俱膺上首。可謂青天白日。凡眼亦知其清明。無論翠竹黃花。有時畢資其運用。雖長袖難施于褊小。而慈航實計于通。原缺眷言向德之誠。何異念家之客。既茲幸會。似應宿緣。虎步雲驟。願赴羣心之拭目。雲蒸雨澤。佇觀萬物之回春。法鼓一聲。潮音四徹。

請祖燈禪師住院

大用現前。固有投機時節。圓融斯事。須憑本分鉗鎚。況此政通人和。已是風移俗易。盡出吾君之賜。不勝臣子之心。爰建法幢。鼎延德器。庶假一毫之善。仰裨萬仞之崇。日月增輝。龍天共證。祖燈禪師。西蜀令譽。三座道場。疑與歷陽之人同受靈山之記。瓜爛蒂落。緣熟可知。蜜就花存。因成敢昧。輒效觀音之勸請。遂見彌勒之下生。願震雷音。十方普應。

請祖燈禪師住大乘

一性融和。本無係著。諸緣邂逅。遂有去來。方截斷當塗要津。又復作歷陽上首。叢林雖云小大盛衰實係抑揚。聚散有時。蓋非細事。而勸請之主。仍是作家。幸垂難思議心。重據寶華玉座。祖燈禪師。如日正午。似地擎山。初不計其光明。遽自成之孤峻。聲名常在。掩覆固難。啐啄已分。飛騰斯契。天高地厚。既同祝于萬年。川納海容。願均慈于一宇。

廣慈青山建庵

橫挑拄杖。幾年遍歷諸方。高掛淨瓶。今日却尋住處。既認得本來面目。又不妨建立門庭。珍重青山。齒搖髮白。蕭疎生計。囊乏鉢空。維摩大室未建修。趙州繩牀無處頓。

又

道人活計。志在林泉。禪客生涯。心棲雲水。草以爲菴。雖無丹臒之勤。粗有茅茨之費。中扃基址。已憑自己增工。外境莊嚴。須藉傍人著力。

黃助教藏雲山齋僧

諸佛現前。有感斯應。至誠不昧。觸處皆通。既因勝踐以自期。實念常生而致禱。輒依福地。恭置堂羞。庶資饒益之仁。同證圓明之果。爍迦邏眼。既由種種以普臨。不退轉心。更冀重重而無盡。

禪岳化修造小門鐘樓佛殿

兜率陀天。雖一心之可到。妙莊嚴品。舍衆力以難圖。眷茲拔棘莽以興宗。亦既歷歲時之緜遠。漸成保社。

尙缺津梁。如人之身。面目最爲大者。是役之務。殿閣豈宜緩哉。唯其費用之極多。所以經營之反後。轉憑不退轉之誠懇。博謀無滯礙之檀那。此日世緣。暫爾破慳而見助。他時佛會。莫云相識之未曾。更俟焚修。仰資報應。

化度牒

祝聖人壽。莫如度僧。現比丘身。是亦說法。能體一時之想。卽得三昧之門。非昔日曾膺受記。則今朝豈易發心。輒放巡門之求。以接開壇之便。跋遮那相。果獲助緣。兜率陀天。定須相見。

路西政和圩共修青山中元水府行宮

俗諦自欺。異同相黨。祁工不宰。正直是師。眷盛德之威明。實吾邦之依止。每感必應。無隱不周。將有事于汙萊。復並受于侵冒。庶格終始之吉。嘗邀輔佑之仁。果獲奏成。敢忘昭報。非醪羞不足以答丕貺。非象設不足以顯至靈。是用博謀食利之財。就啓來臨之館。一則便圩農之祠禱。一則表福善于無窮。竊圖錫禹之圭。兼證吠堯之犬。

路西圩成修水陸答謝

大慈大悲。則光明四徹。無遮無礙。則平等一如。既能周遍河沙。最爲利益功德。上自諸佛菩薩。下至餓鬼畜生。靡間幽微。普同供養。比舉大役。時有異心。輒歸命千上緣。冀協謀于玆事。果蒙明顯。遂獲奏功。謹揆日以修崇。用酬恩于成就。衆生差別。父子未免于交攻。至道坦夷。胡越可囘其不類。更祈佑護。相與始終。

爲畢悟宗求化爲僧

昔自在王應物以化普爲有情今畢悟宗順俗而行止求得度念一佛出則是一時境界必千人緣者乃千處津梁故資一以投識俟滿千而示相妙高孤絕已知白上之楷梯原缺臂摩挲曾是本來之面目庶憑願力同結正因

天甯寺翻瓦藏殿印千佛求化疏

風雨其除人事固爲先務齋粥之寄禪林豈可後時況龍宮海藏之所流通而檀那善友之所歸向既敞則安能不作欲作則未免有求輒覬信心同圓妙果或專一佛而布施或衆衆力以修崇庶資無盡光明共證當來利益

還願水陸齋疏

吾佛之于衆生猶親之于愛子凡呻吟之所及必拯救以無違是故作大醫王務欲酬諸願力然轉誦禮施則未免于偏係而歌揚贊唄則僅足以莊嚴惟無遮無礙平等之大齋乃盡善盡美極至之勝事普沾利樂靡間幽微比發誠心仰投覺報冀茲功德之重遂蒙感應之符果致危疑遠諧解釋謹奉阿難之教律備修天監之科儀如接晦明悉依召請既荷降臨之不昧更期保佑以相資永賴慈恩益蘇世筭

南禪推藏疏

仰祿而食悼既往之搏虛求田以歸庶將來之有託比間路西之役適符令下之新經始之初潔誠以禱

敢邀佛力之助。冀皆農事之成。謂一大藏教。備載三乘。而十轉地宮。全收萬善。果獲光明之報。粗償種植之勞。輒謹素心。奉酬夙願。湯圃方作。尙懷薄厚之疑。廩廥所儲。更冀圓滿之益。餘自今日常保豐年。旁及衆莊。永無後患。

采石修殿

叢林所居。殿宇爲之冠冕。捨施之利。香火乃其津梁。一瞻一禮。必自是而精虔。萬法萬緣。須乘此而發表。比將徹故而增葺。不免有求。設非篤信于莊嚴。豈能見助。惟茲地最當衝要。凡上士常所經行。人口則多。素願欲還。出江則望好風相送。設誠良便。舉眼有歸。筆頭果遂標題。世路倍增饒益。

爲人作求三衣疏

既見比丘身。當受甘露戒。沙彌之相。尙染于深黃。如來之衣。須同于壞色。雖正法王之子。未沾施主之恩。願捨諸漏以發心。使備三衣而得度。今日絲毫之助。他年狐貉之居。若更一念出塵。便向三摩受記。

修黃山廟疏

嶽鎭安靈。隨方顯祐。嘉甯表異。無地不歆。眷黃山之崇隆。實江國之依止。禱祈雖遠而必至。報應如響之答聲。有赫威明。常在瞻仰。廟貌儼存于雄峻。棟宇良藉于莊嚴。歲月屢遷。風雨乘間。既有傾頹之慮。可忘完葺之圖。是用徧謁于信心。蓋欲共成于盛事。至誠所格。幸偕喜捨之同。降福是承。式契冥符之驗。

又

天無私親。蓋委神而表著。神則正直。實代天而照臨。恭惟仁聖之司。全分造化之寄。故在在處處。戴之如父母。而冥冥蠢蠢。因之託死生。既昭示以不誣。于欽承而敢後。適瞻翳暗。且復隳頹。非徒邀福之未嚴。是乃吾邦之可恥。謹投誠於信慤。將不顯於增完。庶幾不日而成。共致如心之報。

又

竭虔妥靈。廟貌所以建立。謀新改舊。檀施所以修崇。洪惟德配於兩儀。久矣福臨於茲地。靡間幽微之側。常如俯仰之親。凡念之興。應期而答。雖慈親一子之愛。猶有異同。而神威萬變之酬。略無厚薄。豈位置之浸敝。可營造之不圖。敢竭丹誠。徧祈正信。共致推心之感。相成協力之恭。毫髮苟輸。江山必報。

米石廣濟院求化造塔

高顯所示。來遠目之信心。建立非難。託正緣于衆力。眷茲勝地。俯瞰大江。實中元水府之鎮臨。而前世名流之履歷。舟車之所輻輳。人物之所追尋。固宜表見以發明。況復祈禱而感應。風濤不測。脫性命於須臾。名利是圖。攜妻孥而來往。方有求於佛力。忽孤出於雲端。何異父母之再逢。宛若迷途之有遇。顧饒益之如是。豈修奉之可違。輒募特達之檀那。共成無盡之功德。妙莊嚴品。既知步步階梯。不退轉心。當證重重樓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詞曲

水龍吟中秋

晚來輕拂遊雲。盡捲霽色寒相射。銀潢半掩。秋毫欲數。分明不夜。玉琯傳聲。羽衣催舞。此歡難借。凜清輝。但覺圓光罩影。冰壺瑩。眞無價。聞道水晶宮殿。蕙鑪薰珠簾高挂。瓊枝半倚。瑤觴更勸。鬱嬌燕妮。目斷魂飛。翠縈紅繞。空吟小研。想歸來。醉裏鸞箋鳳朵。倩何人卸。

驀山溪次韻徐明叔

神仙院宇。記得春歸後。蜂蝶不勝閑。惹殘香縈紆深透。玉徽指穩。別是一般情。方永晝。因誰瘦。都爲天然秀。桐陰未減。獨自攜芳酎。再弄想前歡。拚金樽何時似舊。憑誰說與。潘鬢轉添霜。飛隴首。雲將皺。應念相思久。

又北觀避暑次明叔韻

金柔火老。欲避殘無地。誰借一簷風。鎖幽香悟悟清遂。瑤階珠砌。如膜遇金篦。流水外。落花前。豈是人能致。

擘麟泛玉。笑語皆眞類。惆悵月邊人。鴛雲輢何方適意。幺絃咽處。空感舊時聲。蘭易歇。恨偏長。魂斷成何事。

又采石值雪

峨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報一陽生。更佳雪因時呈瑞。勻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渾在冰壺裏。平生選勝。到此非容易。弄月與燃犀。漫勞神徒能驚世。爭如此際。天意巧相符。須痛飲。慶難逢。莫訴厭厭醉。

又

晚來寒甚密雪穿庭戶。如在廣寒宮。驚滿目瑤林瓊樹。佳人乘興。應是得歡多。泛新聲催金醆。別有留心處。爭知這裏。沒箇人言語。撥盡火邊灰。攪愁腸飛花舞絮。憑誰子細。說與此時情。歡暫歇。酒微醺。還解相思否。

滿庭芳八月十六夜景修詠東坡舊詞因韻成此。

一到江南。三逢此夜。舉頭羞見嬋娟。黯然懷抱。特地遣誰寬。分外清光潑眼。迷滉漾無計句欄。天如洗。星河盡掩。全勝異時看。　佳人還憶否。年時此際。相見方難。謾紅綾偷寄。孤被添寒。何事佳期再覩。翻悵望

重疊關山歸來呵。休教獨自腸斷對團圓。

又有礦龍團爲供求詩者作長短句報之

花陌千條珠簾十里。夢中還是揚州月。斜河漢。曾記醉歌樓。誰賦紅綾小研。因飛絮天與風流。春常在。仙源路隔。空自泛漁舟。新秋初雨過。龍團細碾。雲乳浮甌。問殷勤何處。特地相留。應念長門賦罷。消渴甚。無物堪酬。情無盡。金屏玉牓。何日許重遊。

玉蝴蝶 九月十日將登黃山遠爲雨阻遂飲酸止陳君儉獨不至已而以三闋見寄輒次其韻

坐久燈花開盡。暗驚風葉。初報霜寒。冉冉年華催暮。顏色非丹。攪回腸蛩吟似織。留恨意。月彩如攤。慘無歡。篆煙縈素。空轉雕盤。何難別來幾日。信沈魚鳥。情滿關山。耳邊依約常記。巧語鴃蠻。聚愁窠。蜂房未密。傾淚眼。海水猶慳。奄更闌。漸移銀漢。低泛簾顏。

早梅芳

雪初晴。斗覺寒將變。已報梅梢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自柔軟。嫩苞勻點綴。綠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漸融和。開欲遍。密處疑無間。天然標韻。不與羣花鬬深淺。夕陽波自動。曲水風猶懶。最消魂。弄影無人見。

謝池春

殘寒銷盡。疎雨過。清明後。花徑款餘紅。風沼縈新皺。乳燕穿庭戶。飛絮霑襟袖。正佳時。仍晚晝。着人滋味。

眞箇濃如酒　頻移帶眼空只恁厭厭瘦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爲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怨三三登姑熟堂寄舊遊用賀方回韻

清溪一派瀉採藍岸草毿毿記得黃鸝語畫簷喚狂裏醉重三　春風不動垂簾似三五初圓素蟾鎭淚眼廉纖何時歌舞再和池南

春光好

霜壓曉月收陰斗寒深看盡燭花金鴨冷捲殘衾　卯酒從誰細酌餘香無計重尋把夜來相見夢寫文琴

千秋歲詠曦昔勝會和人韻後篇嘉其歸

深簾靜晝綽約閨房秀鮮衣楚製非文繡凝脂膚理膩削玉腰圍瘦閑舞袖回身昵語凭肩久　眉壓橫波皺歌斷青青柳釵遽擘壺頻叩鬢棲清鏡雪淚漲芳樽酒難再偶沉沉夢峽雲歸後

又

柔腸寸折解袂留清血藍橋動是經年別掩門春絮亂欹枕秋蛩咽檀篆滅鴛衾半擁空牀月　妝鏡分來缺塵汚菱花潔嘶騎遠鳴機歇密封書錦字巧綰香囊結芳信絕東風半落梅梢雪

再和前意

萬紅喧晝占盡人間秀怎生圖畫如何繡宜推簫史伴消得東陽瘦垂窄袖花前鎮憶相思久　淚臺回紋皺好在章臺柳洞戶隔憑誰叩寄聲雖有雁會面難同酒無計偶蕭蕭暮雨黃昏後

又

休嗟磨折看取羅巾血殷勤且話經年別庭花番悵望簷雨同嗚咽明半滅燈情夜夜多如月　無復傷離缺共保冰霜潔不斷夢從今歇收回書上絮解盡眉頭結猶未絕金徽泛處應能雪

又和人

中秋纔過又是重陽到露乍冷寒將報綠香摧渚芰黃蜜攢庭草人未老藍橋漫促霜砧搗　炤影蘭缸暈破戶銀蟾小樽在眼從誰倒強鋪同處被愁卸歡時帽須信道狂心未歇情難老

又用秦少游韻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退天幕迴雲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　歎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

臨江仙

知有閬風花解語從來祇許傳聞光明休詠漢宮新擁身疑有月襯步恨無雲　莫把金樽容易勸坐來幾度銷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將千歲日占斷四時春

又

九十日春都過了。尋常偶到江皐水容山態兩相饒草平天一色。風煖燕雙高　酒病厭厭何計卸。飛紅更送無聊鳥聲猶似耳邊嬌難回巫峽夢。空恨武陵桃

江城子

惱人天氣雪銷時落梅飛日初遲小閣幽窗。時節聽黃鸝新洗頭來嬌困甚。纔試著夾羅衣　木梨花拂淡臙脂翠雲欹斂雙眉月淺星深天淡玉繩低不道有人腸斷也。渾不語。醉如癡

又

今宵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是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鴻恨應同苦重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

又

闌干拍遍等新紅酒頻中恨匆匆投得花開。還報夜來風惆悵春光留不住。又何似。莫相逢　月窗何處想歸鴻與誰同意千重婉思柔情一旦總成空彷彿幺絃猶在耳。應爲我。首如蓬

清平樂　橋

西江霜後萬點暄晴晝璀璨寄來光欲溜正值文君病酒　畫屏斜倚窗紗睡痕猶帶朝霞爲問清香絕韻何如解語梅花

又

蕭蕭風葉似與更聲接欲寄明璫非爲怯夢斷蘭舟桂楫學書只寫鴛鴦却應無奈愁腸安得一雙飛去春風芳草池塘

又聽楊姝琴

殷勤仙友勸我千年酒一曲履霜誰與奏解逅麻姑妙手坐來休歎塵勞相逢難似今朝不待親移玉指自然癢處都消

又再和

當時命友曾借鄰家酒舊曲不知何處奏夢斷空思纖手却應去路非遙今朝還有明朝漫道人能化石須知石被人消

又

仙家庭院紅日看看晚一朵梅花挨枕畔玉指幾回拈看擁衾不比尋常。天涯無限思量看了又還重嗅。分明不爲清香

浪淘沙琴

霞捲雲舒月淡星疎摩徽轉軫不曾虛彈到當時留意處誰是相如魂斷酒家壚路隔雲衢。舞鸞鏡裏早妝初擬學書眉張內史。略借工夫

卜筭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意。

憶秦娥用太白韻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得雲歸。還送雲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凌敲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帆去。天際雙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詞曲

蝶戀花

天淡雲閒晴晝永。庭戶深沉。滿地梧桐影。骨冷魂清如夢醒。夢回猶是前時景。　取次杯柈催酩酊。醉帽頻欹。又被風吹正。踏月歸來人已靜。恍疑身在蓬萊頂。

又

玉骨冰肌天所賦。似與神仙。來作煙霞侶。枕畔拈來親手付。書窗終日常相顧。　幾度離披留不住。依舊清香。只欠能言語。再送神仙須愛護。他時却待親來取。

又

萬事都歸一夢了。曾向邯鄲。枕上教知道。百歲年光誰得到。其間憂患知多少。　無事且頻開口笑。縱酒狂歌。消遣閑煩惱。金谷繁華春正好。玉山一任樽前倒。

又

爲愛梅花如粉面。天與工夫。不似人間見。幾度拈來親比看。工夫却是花枝賤。　覓得歸來臨几硯。盡日相看。默默情無限。更不嗅時須百遍。分明銷得人腸斷。

浣溪沙　梅

翦水開頭碧玉條能令江漢客魂消只應香信是春潮　戴了又羞緣我老折來同嗅許誰招憑將此意問妖嬈

又爲楊姝作

玉室金堂不動塵林梢綠徧已無春清和佳思一番新　道骨仙風雲外侶烟鬟霧鬢月邊人何妨沈醉到黃昏

又再和

依舊琅玕不染塵霜風吹斷笑時春一簪華髮爲誰新　白雪幽蘭猶有韻鵲橋星渚可無人金蓮移處任塵昏

又

昨日霜風入絳帷曲房深院繡簾垂屏風幾曲畫生枝　酒韻漸濃歡漸密羅衣初試漏初遲已涼天氣未寒時

西江月　橘

昨夜十分霜重曉來千里書傳吳山秀處洞庭邊不夜星垂初徧　好事寄來禪侶多情將送琴仙爲憐佳果稱嬋娟一笑聊回媚眼

又

醉透香濃斗帳燈深月淺回廊當時背面兩俜俜何況臨風懷想舞柳經春祇瘦遊絲到地能長鴛鴦半調已無腸忍把幺弦再上

又

念念欲歸未得迢迢此去何求都緣一點在心頭忘了霜朝雪後要見有時有夢相思無處無愁小窗若得再綢繆應記如今時候

鵲橋仙

風清月瑩天然標韻自是閨房之秀情多無那不能禁常是爲而今時候綠雲低擺紅潮微上畫幕梅寒初透一般偏更惱人深時更把眉兒輕皺

又

宿雲收盡纖塵不警萬里銀河低挂清冥風露不勝寒無計學雙鸞並駕玉徽聲斷寶釵香遠空賦紅綾小研庾郎知有幾多愁怎奈向月明今夜

踏莎行

綠遍東山寒歸西渡分明認得春來處風輕雨細更愁人高唐何在空朝暮離恨相尋酒狂無素柳條又折年時數一番情味有誰知斷魂還送征帆去

又

還是歸來。依前問渡。好風引到經行處。幾聲啼鳥又催耕。草長柳暗春將暮。　潦倒無成。疎慵有素。且陪野老酬天數。多情惟有面前山。不隨流水來還去。

鷓鴣天

節是重陽却斗寒。可堪風雨累尋歡。雖幸早菊同高柳。聊揖殘蕉共小欄。　浮蟻嫩。灶煙盤。恨無鸞唱舞催鸞。空驚絕韻天邊落。不許韶顏夢裏看。

又

濃麗妖妍不是妝。十分風豔奪韶光。牡丹開處應難比。繁富猶疑過海棠。　朝陽千金未足酬眞賞。一度相看一斷腸。

又

避暑佳人不著妝。水晶冠子薄羅裳。摩綿撲粉飛瓊屑。濾蜜調冰結絳霜。　牙牀時時浸手心頭熨。受盡無人知處涼。

又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來好處輸閑地。堪歎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味偏長。須知蠢布勝無裳。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桃源是故鄉。

朝中措

矓窮天際。傍危欄密雪舞初殘。表裏江山如畫。分明不似人間。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歎。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孤負漁竿。

又

暮山環翠。繞層欄時節歲將殘。遠雁不傳家信。空能嘹唳雲間。客程無盡。歸心易感。誰與忘年。早晚臨流凝望。幾帆催卸風竿。

又

翰林豪放絕句。槭風月感彫殘。一旦荊溪仙子。筆頭喚聚時間。錦袍如在。雲山頓改。宛似當年。應笑溧陽衰尉。鮎魚依舊縣竿。

阮郎歸

朱脣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惜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魂欲斷。恨難栽。香心休見猜。果如何遂是仙才。何妨入夢來。朱脣玉羽。湖湘間謂之倒挂子。嶺南謂之梅花使。十二月半方出。

採桑子 席上送少游之金陵

相逢未幾還相別。此恨難同。細雨濛濛。一片離愁醉眼中。明朝去路雲霄外。欲見無從。滿袂仙風。空託雙鳧作信鴻。

如夢令

回首蕪城舊苑。還是翠深紅淺。春意已無多。斜日滿簾飛燕。不見。不見。門掩落花庭院。

臨江仙 登凌歊臺感懷

偶向凌歊臺上望。春光已過三分。江山重疊倍消魂。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　已是年來傷感甚。那堪舊恨仍存。清愁滿眼共誰論。却應臺下草。不解憶王孫。

又 上景修席再賦

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平分。雖然公子暗招魂。其如檀眼看。都是舊時痕。　酒到強尋歡日落。坐來誰爲温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弦上意。重爲拂桐孫。

醜奴兒 謝人寄蠟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知。　嫩黃染就蜂鬚巧。香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未起時。

青玉案 用賀方回韻有所感而作

小蓬又泛曾行路。這身世如何去。去了還來知幾度。多情山色。有情江水。笑我歸無處。　夕陽杳杳還催暮。練淨空吟謝郎句。試禱波神應見許。帆開風轉。事諧心遂。直到明年雨。

更漏子 借陳君儀韻

暑方煩。人似慍悵望林泉幽峻情會處。景偏長心清聞妙香　寶幢低。金鑠碎竹影桐陰窗外新事舊舊愁新空嗟不見人

漁家傲

洗盡秋容天似瑩星稀月淡人初靜策杖縈紆尋遠徑披昏暝隄邊犢母閑相並　遙想去舟魂欲凝一番佳思從誰詠憔悴歸來如獨醒知何境沉沉但覺煙村迥

南鄉子

春後雨餘天姪姹黃鸝勝品絃榴葉千燈初報暑。階前祇有茶甌味最便　身世幾蹁躚自覺年來更可憐欲問此情何所似緣延看取窗間墜柳緜

又夏日作

綠水滿地塘點水蜻蜓避燕忙杏子壓枝黃半熟。鄰牆風送荷花幾陣香　角簟襯牙牀汗透鮫綃晝影長點滴芭蕉疎雨過。微涼畫角悠悠送夕陽

又

睡起遶回塘不見銜泥燕子忙前圃花梢都綠遍。西牆猶有輕風遞暗香　步懶恰尋牀臥看遊絲到地長自恨無聊常病酒。淒涼豈有才情似沈陽

又端午

小雨溼黃昏重午佳辰獨掩門巢燕引雛渾去盡銷魂空向梁間覓宿痕客舍宛如村好事無人載一樽惟有鷺聲知此恨殷勤恰似當時枕上聞

又

淚眼轉添昏去路迢迢隔院門角黍滿盤無意舉疑魂不爲當時澤畔痕腸斷武陵村骨冷難同月下樽強泛菖蒲酬令節空勤風葉蕭蕭不忍聞

驀山溪少孫詠卷直長沙舊詞因次韻

青樓薄倖已分終難偶尋徧綺羅間悄無箇眼中翹秀江南春曉花發亂鶯飛情漸透休辭瘦果有人相候醉鄉路穩常是身偏後誰謂正歡時把相思番成紅豆千言萬語畢竟總成虛章臺柳青青否魂夢空搔首

減字木蘭花

亂魂無據黯黯只尋來處路燈盡花殘不覺長更又向闌幾回枕上那件不曾留夢想變盡星星一滴秋霖是一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詞曲

減字木蘭花

隄長春晚冉冉渾如雲外見欲語無門略許鶯聲隔岸聞　錦屏繡幌猶待歸來留一餉何事遲遲直恐遊絲惹住伊

又次韻陳瑩中題章深道獨樂堂

瑩中詞云世間拘礙人不堪時渠不改古有斯人千載誰能繼後塵　春風入手樂事自應隨處有衆熙怡何似幽居獨樂時

觸塗是礙一任浮沉何必改有箇人人自說居塵不染塵　漫誇千手千物執持都是有氣候融怡還取青天白日時

又次韻陳瑩中題章深道寄傲軒

瑩中詞云結廬人境萬事醉來都不醒鳥倦雲飛兩得無心掫是歸　古人逝矣舊日南窗何處是莫負青春卽是昇平寄傲人

莫非魔境強向中間談獨醒一葉纔飛使覺年華太半歸　醉云可矣認着依前還不是虛過今春有愧

斜川得意人。

又得金陵報喜甚從趙景修借酒

揉花摧柳一夜陰風幾破牖。平曉無雲依舊光明一片春。掀衣起走欲助喜歡須是酒。惆悵空樽擬就王孫借十分。

天門謠次韻賀方回登采石蛾眉亭

方回詞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斂。與閑人登覽。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輕吹新阿濫。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點。

天塹休論險。盡遠目與天俱占。山水斂。稱霜晴披覽。正風靜雲閑平瀲灩。想見高吟名不濫。頻叩檻。杳杳落沙鷗數點。

好事近　與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楊姝彈履霜操。魯直有詞。因次韻。

魯直詞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眞珠承睫。　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酒。負十分蕉葉。

相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懵騰雙睫。　七絃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恐近來情緒。似風前秋葉。

又

春到雨初晴。正是小樓時節。柳眼向人微笑。傍闌干堪折。暮山濃淡鎖煙霏。梅杏半明滅。玉罍莫辭沉醉。待歸時斜月。

又再和

上盡玉梯雲。還見一番佳節。惆悵舊時行處。把青青輕折。倚闌人醉欲黃昏。飛鳥望中滅。天面碧琉璃。上印彎彎新月。

浣溪沙和人喜雨

龜坼溝塍草壓隄。三農終日望雲霓。一番甘雨報佳時。聞道醉鄉新占斷。更開詩社互排巇。此時空恨隔雲泥。

又

雨暗軒窗晝易昏。強欹纖手浴金盆。却因涼思謝飛蚊。酒量羨君如鵠舉。寒鄉憐我似鵜蹲。由來同是一乾坤。

又

聲名自惜猶時鳥。日月何嘗避覆盆。是非多付鬢邊蚊。邂逅風雷終有用。低徊囊檻要深蹲。酒中聊復比乾坤。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歸路長　雁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
雲山千萬重

又

青梅又是花時節粉牆休把青梅折玉鞚偶逢君春情如亂雲　藕絲牽不斷誰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
酒深情更深

雨中花令

休把身心擱就着便醉人如酒富貴功名雖有味畢竟因誰守　看取刀頭切藕厚薄都隨他手趁取日
中歸去好莫待黃昏後

又王德循東齋瑞香花

點綴葉間如繡開傍小春時候莫把幽蘭容易比都占盡人間秀　信是眼前稀有消得千鍾美酒只有
些兒堪恨處管不似人長久

留春令

夢斷難尋酒醒猶困那堪春暮香閣深沉紅窗翠暗莫羨顛狂絮　綠滿當時攜手路懶見同歡處何時
却得低幃昵枕盡訴情千縷

踏莎行

紫燕銜泥。黃鶯喚友。可人春色暄晴晝。王孫一去杳無音。斷腸最是黃昏後。寶髻慵梳。玉釵斜溜。凭欄目斷空回首。薄情何事不歸來。謾教折盡庭前柳。

又

一別芳容。五經寒暑。回文欲寄無鱗羽。多情猶自夢中來。向人分度流如雨。夢破南窗。愁腸萬縷。那聽角動城頭鼓。人生彈指事成空。斷魂惆悵無尋處。

南鄉子

夜雨滴空階。想見尊前賦詠才。更覺鳴蛙如鼓吹。安排。惆悵流光去不回。萬事已成灰。只這些兒。尚滿懷。剛被北風吹曉角。相催。不許時閒入夢來。

萬年歡

嗳律才中。正鷰喉競巧。燕語新成。萬綠陰濃。全無缺原點芳塵。門巷朝來報喜。慶佳期此日光榮。開華宴。交酌瓊酥。共祝鶴算椿齡。須知最難得處。雙雙鳳翼。一對和鳴。造化無私。誰教特地多情。惟願疏封大國。綵牋上頻易佳名。從此去。賢子才孫。歲歲長捧瑤觥。

樂語附

賞花亭致語口號

懽難得而易失。要在追尋。時去速而來遲。尤宜愛惜。況此萱榴用事。蜂蝶退飛。江亭倏變于清和。春物頓

驚于蕭索。昨日歌聲舞節。更復何求。明朝樂事賞心。未應必得。且據目前之勝遇。聊爲醉裏之佳期。某官才固海內無雙。績爲天下第一。闔境遂沉于夜柝。編氓自樂于年豐。既此無所用心。當知不飲非計。況賓僚俱是賢俊。復樂部莫非選掄。從容四座之綢繆。就一時之盛麗。歡適之際。會不揣荒蕪。上奉華筵。輒陳口號。

綠陰初合燕歸來。煮酒新嘗換撥醅。不獨江山想王謝。須知賓客盡鄒枚。十分歡意休教賸。萬斛愁心亦自開。倒載任他路人笑。更將何處作春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

羅大夫墓誌銘

太平爲州。當姑熟溪上。大江自東來。至西北別爲支江。匯溪水于西。而南溪水清。支江之水濁。其分也。略不相染。州人以其分。各有所況。而其清則分也。公諱彥輔。字經世。世爲太平人。少依青山讀書。雖家人見之亦有時。人有就見者。非所願見。輒避去。書無所不讀。下至雜家藝學。亦皆通貫。五與鄉里奏名。中嘉祐四年進士第。調建昌軍南城尉。以捕盜賞。移揚州江都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知江州湖口縣。丁父憂。服除。知江甯府溧陽縣。辟江南東路根究稅役司。句當公事。轉祕書丞。遷太常博士。賜六品服。進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未行。辟司農寺主簿。降一官。監江州稅。丁母憂。服除。還所降。陞朝散郎。通判和州。追稅役賞所得官。久之還。所追知池州。以朝請郎知睦州。未行。得請管句江甯府崇禧觀。加朝奉大夫。遂告老。以元符三年七月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四。卽以九月八日葬公于白紵山崇甯五年七月十七日改卜于山之南。公曾祖諱德。祖諱明。父諱貫。皆不仕。父以公故。贈中散大夫。母康氏。追封永康縣太君。周氏。封壽安縣太君。娶趙氏。封安福縣君。五男子。成甫。正甫。忠甫。餘未名。與正甫皆先公卒。成甫饒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忠甫以上舍生貫而未第。三女子。長未行而卒。次嫁里人鄒鴻。諸徹。孫男五。曰泰。已卒。餘尚幼。八女。

嫁者六二在室公介潔不苟合精悍自勵讀書外無他嗜好居鄉里口不挂州縣事與在官者疎于鄉人無少長貧富戚之如骨肉有爲不善者必召而密教之有一善必委曲稱誦之至其忘己之汙而喜自銜盜勢力以欺惑愚衆因而有所利者未嘗扶同假借每見必面折之以故莫不畏且愛而善類則往往倚之以爲重其終也哭之皆盡哀到今思之不能已其去南城也有知其貧者袖黃金十餘兩邀公于路而贐之公謝曰荷而知我黃金非所可當也故邀之曰人無知者受之何傷公笑曰冥漠之間不遠左右安得爲無知爾亦非愛我也贐者負愧而去湖口僚吏有訟公沽酒受所增之數是時劉公述知州事得所訟即付吏或曰是至毫末兩置之可也劉公曰羅湖口廉吏也不窮見其實則使終身被誣既曰多取一絲髮亦不可果得其誣而反坐之先是溧陽歲不登道殣至相枕藉公至則曰此可緩耶亟請發常平米又勸有米家量力而出下皆樂輸而就哺者至不遠百里地賴公以生者不可勝計部使者將條其施設而上之公曰救災令之職也飢者命在頃刻況詔令具存其可忽哉人知惜人命令知謹詔令而已賞非所覬也司農長多便文自營公事無巨細必爭長患之公知不原原原缺缺缺請去宰相直公而高其義曰自擇所欲而行會尉氏闕乃得之公到之三日謁孔子廟舍宇頹圮塑像半爲雨所侵公愀然曰州縣有學風化之始也吾師有像尊所歸向也學不葺像不嚴何以施顏面以臨斯民首出俸錢補治邑人競相率而應像設館次俄一新來學者至不能容仍歲繼有登第者教閱保甲令下擢通事舍人劉琯提舉畿內琯以驟得用過自矜持按視所到吏屬至不敢仰視方闢教場公從琯至其地輒命公引繩以信丈尺公比

其下爲引。琯色變。徐以三事將困公。公條敍詳諦。琯遽斂衽。因厚爲容而去。既或第其勞。爲所隸之最。尋召對。比到闕下。會元豐末命。不果對。乃得少府簿。復與其長論不合。遂摭簿書失銷鑿二三事。用以中公。或強公求直。公曰。九江去家近。奉親良便。就使力圖之。未必得。直將何求。公攝和州。前爲守者。多市公使物。更累政負民間逋責多。公不受一錢。而率其下。未幾償足所負。皆曰。是終身不可得者。微公疇能有之。至齋僧誦經。祝公以爲謝。眞州有司以法不應支錢互用發運司案其事。主吏將自引決。公被檄推治。或從公報其州令具推所。公曰。應猝而互。其得已耶。姑待之。吏聞公語曰。是生我也。即他營以足之。公至具已足報。吏卒獲免。有請致仕者。黃牒到而疾且革。略能領之。齋牒者疑而不受。公曰。第受之。有累非爾及也。又爲具其後事。保奏其所得任子恩。池之地下。歲苦水患。加之沮洳不則成。公萃逋逃卒得百人爲役。日親程之。兼責數幹僧。募民力伐九華山石爲路。自是池有城。而水不爲患。往來者利之。有作記以傳其事者。強盜得財而無所傷。邂逅屬縣有訴旱者。公即以荒政從事。皆寬以讞之。奏課爲本路第一。公外雖嚴而中實平恕。樂成就而惡掊克。在官飲食外。未嘗買一物。遇公使應時。送他人如例而已。獨不納。居崇禧部使者以公清介。列名而上。請還公一州。公聞而歎曰。晚節末路。得從容家居。以盡餘日足矣。爲州豈所幸也。俄有旨還稅役之賞。而有司執文置前歲月不爲用。故大禮後一月方得。應任子官。或謂公理之。必可得。公笑而不答。晚得攝生術。強健如壯年。耽味禪說。遊心內典。多得其要妙。平居策杖徜徉里巷間。見者必卻立改容曰。異日求如斯人。不復有矣。願其壽考無窮也。公一日微屬疾。語家人曰。我家固寒也。

但以一節自信。縱明日餓死。不爲介。每以人之急難(缺原)于事而責之。則常使有餘地。雖不顯而白首退休。姑造履瞑目使所憾邪。素愛白紵山。昔所假泊。以寄吾老者。比築庵。號妙高。當卽庵地以爲葬。謹勿妄求銘誌。設求或昧平生。而有請及爾曹憚而託之。是穢我也。我旣以清面遺而曹萬一至飣粥不繼。亦不可少屈。以違我所戒。言訖。索浴更衣而逝。後其家併日而食。忠甫教授一時晚生。仰以奉偏親。至藜藿不厭。及久不請銘者。皆所不敢違也。公卽世十五六年矣。州之人每行溪上。俯流水而歎曰。羅公何在。溪流如故。公胡不留。永爲吾邦之所矜式。相與躊躇詠之而不忍云。至有流涕者。銘曰。涇渭之殊。物理所概。疇渭于公。涇輒未艾。霜天皦日。而豕負塗。浮雲何來。反說之弧。謂不我相。胡畀壽考。一其終初。居晦而長。孰得孰失。路人舉知。琢詞墓道。以昭其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

楊判官墓誌銘

無爲楊氏自傑次公以文學行義有聞于時外至殊方異國亦知之而以字行以故遂爲東南望族其論議激昂舉止淹雅不問可知爲其家子弟或席下諸生也當次公時各以其得之者互出頭角卓卓相見後于今有抑揚頓挫自爲一宗而士論歸之無異辭君次公叔弟諱所字次文與其仲兄伋次思能羽翼所學差池上下冉冉雲霄間若不可得而親而愈久愈可愛君時恢廓無停滯重然諾從次公遊宦爲一時知名士所欽嚮隨所至較藝多占高等晚登舒王門益信其所傳爲不昧鄉校推爲前輩場屋以經術取士君首中其選再試復在第一竟不第遂無復進取意久之近日有以十科交薦者于是相與勉君出仕君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渠敢以退爲進而固自背馳邪後舉經明行修起家調吉州廬陵主簿或謂君儒者非劇之所長君謹簿書肅期會剖析是非無一毫髮不及上官以爲能邂逅永豐闕令仍歲大歉獄訟充斥卽以君攝其事凡振貸招集悉能舉其要乃審所繫囚得其乏食而自陷于強盜君愀然曰命在俄頃而苟免罪之法意不如是皆使之更新既得出歡呼涕淚曰微吾令君可復爲良民邪比君去率遮道挽留幾不得行再調池州司理參軍未到輒感慨自歎以謂時非不我與而我自不勉因上書

自鷹曰麒驥也老致遠尙能鴻雁失羣不鳴爲恥得是語者壯之辟西安州天都定戎寨主簿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方時拓復境土經理疆場有志之士輻輳砥礪而新造之區風俗異宜君能以文采學術緣飾以相其事人物細夥莫不師事之與鹽池之利肅重關之役資其規畫爲多第其最積階至儒林郎攝開封府考城令益有治聲達官要人引導惟恐後而君以去墳墓久思得並家一官以便洒埽調和州防禦判官受八寶恩如承直郎未幾得疾以大觀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官享年六十五卽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君于無爲鄉東歷村先塋之次君曾祖諱果祖諱明具以文明官雖不顯爲當世推重父諱復左朝散大夫母長壽縣太君趙氏娶鄱陽姜氏再娶同郡侯氏三男子洵、盎卒汴、溱舉進士四女子抱全、適從事李敦頤抱眞、適戴圯皆進士抱素、適口上舍出身口經抱玉、適從事郎俞長源君和而不苟無所不盡誠處已嚴而恕于接物于內典蓋家習也而亦天資所超悟嘗結彌陀社著決定住往生西方論勸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惱誦西方佛名不絕口端坐而逝自號白雲子有錦溪集二十卷嗚呼古人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又曰部婁無松柏信乎造化所鍾各有其本非咫尺可得而論也次公之學既行于人而君又能資藉紬繹以足于用可謂盛矣而設施之地猶未能飽足人意豈有所待而然耶待之者亦有所以也積流厚遠當知必有所在銘曰

得自是　行靡他　而止此　如命何　弗稼穡　胡取禾　後且顯　銘不磨

郡太君林氏墓銘

大觀三年朝奉大夫宏中罷吏部員外郎得請監太平州酒稅明年到官適與余相位余稍以遷謫勞之乃曰君恩厚矣吾親年八十四此距家纔隔一水以所得祿爲養升斗猶萬鍾也余愧其語也而完補舍次掇拾器用凡所以娛老之備無所不盡卽其母就迎而來有日矣夫人遽得疾吏部謁急歸侍療治祈禱以夜繼日而憂戚憔悴見者幾爲出涕未幾竟不起余聞報亟欲親往以問饘粥未及行而訃者且以銘見委曰吾親以八月八日棄孤遺卜以十一月祔先君中散之兆于和州歷陽縣順天鄉冷水澗之北源願有以銘之先人與中散遊而余未及見于治平間得吏部雖晚其義則曰弟也銘其可辭邪夫人姓林氏建州建安人自爲女子于所事不待教而能事父母惟恐失其意穎出流輩而不以之自異宗族間每歎以爲不可及皆曰是難其配也久之戶外之禽相繼而委于是同郡徐氏方以文學政事接武華顯獨中散奉偏親畜弟幼妹藜藿不厭而隱然名重閭里既從所委建安葉夫人甚愛其子而憂稚幼之未有託比與夫俱闔內之事無復經意佐佑奉承無一毫不至常所憂者率先期以緝迨其婚姻惟視成而已中散仕浸久交游多一時知名士其至必命飲食相與傾盡夫人佐饗飭器不屑其勞亦不以晝夜爲難中散執喪夫人之年六十餘矣夫婦皤然履苫塊弔者旣哀之且懼其不能勝自歷陽護其柩歸葬鄉域水陸無慮數千里不遺餘力以相見舉旣老專以佛事爲日用誦其書禮其名未嘗間一日或有以暫休爲請者輒曰上以薦吾姑中以報吾夫下以備吾日後之資幸可勉俟其不能勉休未晚也平居不妄笑語御下寬而有法閭有延揖必正容貌整冠裳而後見訓導詔詔莫不本于爲善自奉養至約喜周人

之急。其于法施佛家。則率先衆人。而略不計有無。屬纊之際。不留一語。惟合掌誦經。以至瞑目。初以中散通籍。封永福縣君。又以郎中進封永安。以子時中通籍。封永封縣太君。以閎中任屯田。政封永康。天子既受八寶。覃慶中外。特評命婦視夫秩爲封。而閎中在吏部。遂封普安郡太君。夫人之先。隱德自晦。至皇考諱含章。始教子爲學。曰衍。于夫人爲兄。以進士起家。以材武自振。終左藏庫副使。故贈其父率府副率。封其母吳氏壽光縣太君。中散諱師回。以左朝議大夫捐館舍。贈左中散大夫。四子。久中。藤州軍事官。時中。承議郎剛中。安州原缺先夫人以卒季則閎中也。兩原缺天范嶼次嫁承議原缺劉原缺珏林茲秬皆進原缺孟子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此特一時之論耳。王者之迹。蓋無時不在也。自採詩之官不繼。故深閨之美。無以爲明。其隨時自見。而達其天。得以合于是道者。夫人其可以無愧矣。而又典刑所鍾。顯有令子。雖不克盡其養。亦庶幾無所憾。無以愧。至于無所憾。嗚呼。夫人其賢哉。銘曰。勤儉慈恕。見于用柔。慧孝愛資之天。非天卽用。豈能見推。用而后知其然。偕君子之老。五福以備享。而又引之以修年。達夢覺于鹿人。則知以下一百六十字原缺所謂險原缺直備嘗之矣。不在我者乎。則原缺艱難者。果可以見窘。非卽覽之者原缺知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

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修、字文柔、姓胡氏、世爲常州晉陵著姓、祖宿歷位要顯、其子孫族屬、多能取美官、遂爲大族、父宗質、娶宣城施元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民約之妹、爲館閣舊人、樂善喜賓客、公卿巨人、多所親厚、故相因習、以風範好事、互爲表發、文柔當內外族盛時、獨能於所聞見、擇而不隨、一時翕然以爲賢、選所宜歸、皆侈家達門、文柔辭焉、于是先人蹬蹬祿仕、敝車羸馬、奉朝請、余方從學者遊、有以合姓爲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可託也、乃歸于我、事先人先妣、能盡其所以事、嫁方數月、先人當赴遠官、余將從舉子試、皆不欲余相遠、文柔曰、君無以我爲重、而使君有新婚惜別之議、凡晨昏致養、我之職也、第勉之、後先人得疾、文柔未嘗去其側、藥餌非親嘗不進、甫屬纊、謂文柔曰、吾幼女及行而不及見、以是累爾、文柔涕泣承命、既佐先妣營葬事、治家外、一意掇拾多取其自隨物、爲其用、卒得佳配以行、余既出仕、表偏親、祿不給于養、文柔謹甘旨、均有無、脫粟不自厭、而門內無間言、施夫人卒、文柔卽褫去服飾、不茹葷血、先妣屢強其反常、文柔每謝曰、內失吾舅、外失吾母、可復世間欣豔以相夸邪、卒不回、先妣棄孤遺于京師、余羸然在疚、傍無一力之助、文柔經理促辦、迨護喪歸葬、無一事不至、凡穿穴封殖、率與余分任、每舉其

衰襦運土以從事而手實之其松檟灌溉則涕淚與水俱無慮數十本後無一不榮者父感疾善醫者曰非灼艾不能效固請不可文柔泣曰疾已至此得不爲兒女念輒炷香于臂曰願于一炷對一壯至十餘父始覺至嗷呼親以手撥去猶不已既喪推毀幾不勝衣掖之乃能行京師新闢禪剎召名師主之學者至奔走天下然一方猶未全信文柔著壞色衣一飯不粥隨諸學者參問而所謂明師者皆即其可上自宗室公卿家往往化之類中遂爲領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亦以是爲己任崇甯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狀逮繫御史獄方大暑文柔自潁昌兼程野宿追余至京師就數椽地手自執爨具獄中飲常烈日煙焰中斯須不暫過者爲流涕獄詞有所追詔而所追偶寄一姻家其長雅不相習文柔曰彼若覺則不可取輒紿曰久闊幸一相見先後賂其使令而得其處入門則相與破鑠發篋得所追以出長大驚曰一何妙耶亦具以是訴于人間者曰富有是乎已而曰豈古所謂烈女者莫不首肯而嗟賞之不已余既南遷文柔相迎于御史府顧余泣且喜曰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乃豐悅過于常時豈不以之介然邪我當與君俱貶所未必惡也遂同涉閩闠止旅邸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陸趨良勞又方庚伏中且久雨奈何遂附運糧空舟以行而舟敝上不能蔽果大霆至加雨衣相擁覆兼晝夜者六七比舍舟而陸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攜暑毒增熾率達旦命途時藉草以休其乏既即貶所異鄉人情齟齬又以罪來上下觀望幾不相誰何蓬蒿蕭然惟薪水相給而已文柔間謂余曰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于今日則合眼再開未必無佳處要須于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其佳既到此尤甚自策一報緣

中不時者有幾。遂一意佛事。朝暮禮觀音懺不懈。間邀余共之。見是文柔三弟。各分俸爲助。忽語余曰。日月易得。食其所分行二年矣。此時以我故分而元與之約。遇赦恩或得免則還之。赦來而不及。彼不能無所望。余曰。姑少待以成其義。文柔曰。第還之。我亦欲履其約也。家人輩竊疑其說。一日二三禪者相遇處留飯。饕滌舉饋。文柔皆不以委人。既徹。徹覺疾作。居兩日遂革輒自洮頮更衣。屢舉身起。欲跏趺而行。家人輩幸其生。不爲之掖。乃兩手結彌陀印而逝。時四年二月四日也。氣候已暄。猶停七日。以待其子。甫就木。顏色光潤如笑。嗚呼。之儀不幸事先人之日短。文柔間關相保于窮約中。與先妣不異。親母子。無頃刻暫相捨。比終養。見遺像必出涕。遇時享薦獻必親。而歷道其平生。咨嗟感咽不自禁。于仕不偶。偶又仰祿爲生。文柔能使不足爲有。餘既篤于其姑。又不忘其父母之愛。周旋往來。常恐有所不及。二家中表。矜式其所踐。而嚴憚之。其二親之葬。適在數千里外。皆輕裝赴之。孤妹自襁褓拊育至及行。又親爲紉製以待。性高嚴。喜風節。自許與甚重。練達世故。喜論事。于人物取捨。則毫髮不假借。上自六經司馬氏。更及諸纂集。多所終識。于佛書則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師法。而尤精于箋數。沈括存中。余少相師友。間有疑志。必邀余質于文柔。屢歎曰。得爲男子。吾益友也。余從辟蘇軾子瞻府。文柔屢語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爲辦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歎曰。我嘗謂蘇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游說之蔽。今見其所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爲法喜上人。子瞻既

貶手自製衣以賜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雅不耐事責己甚常而待人御下必欲如已自始蔬食迄老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易食無鹽酪終麤糲屬纊爾隨禪者力行受圓炤宗本師記從其門弟子別名守慧兩男子長未名而卒次堯行未葬前一年亦已卒一女子嫁餘杭虞弈孝而義甚似其母而明喪疏通不膠于事文字一過眼輒誦爲文多魏晉間人語後文柔數日卒內外孫兒女十三人李氏占數滄州無棣後徙楚州山陽今得卜于太平州當塗縣藏雲山之致雨峯下遂遷先人妣以葬而以文柔從葬先人諱順先妣田氏享年五十八其葬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先以余通籍朝列封蓬萊縣君再以余加大夫階進封南華後以余復官追封靜安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廷見于柔儀殿中宮拊之曰是乃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後因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顧胡夫人曰能文之女何不來文柔適在後遂呼出而賜冠帔文柔生平可紀之事固多惜非其地而終不能超見其志宜能文詞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伉儷且復所履歷皆人所不能堪亦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致加之閨門之外或不及徧知苟非親爲直書其事則九原之下所深負矣輒攬涕而銘之尚恨有所不盡也銘曰生之非艱行之則難胡捨彼以卽此蓋所遇之適然達我行之必至庶古人之莫能先或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不曰有婦人焉噫求仁而得仁矣亶吾銘之弗諼

李氏歸葬記

李氏世豢滄州無棣自先祖出仕從于楚州卽原缺以葬至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從葬乃卜于州之

西南。安樂鄉興里。先妣歿亦舉以祔。地近河。復以流鑿變更。間爲河逼。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既許自便。北歸道金陵。愛其江山勝麗。遂有卜葬之意。凡距城百里內外。求之殆徧而不可得。邇近復遇太平。得此地爲葬。蓋當塗縣歸鄉。尊宿社藏雲山之致。雨峯下也。以大觀四年四月十八日。奉先人先妣。合未葬四喪而葬焉。于是先人以之儀陞朝。累贈光祿大夫。先妣追封永嘉郡太夫人。孫堯行。以通仕郎。江州軍事判官。次堯光。方四歲。曾孫德師。郊社齋郎。德孚尚幼。先人之女。長嫁朝奉郎何景初。封德安縣。次嫁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林邵。追封崇國夫人。次嫁朝請大夫鄭億。封同安縣君。之儀之女。嫁承議郎。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封文昌縣君。次方二歲。次生未滿月。堯行之女。亦嫁虞氏。孫徹一未行。何氏孫釗。儒林郎。監秀州鹽場。鑄、將仕郎。鎮、承議郎。通判明州。林氏孫攄。正奉大夫。中書侍郎鄭氏孫耀。將仕郎。宣州司法參軍。虞氏孫澈、澄、渚、外孫十五人。已嫁皆大族。七在室。嗚呼。先人先妣。積累之厚。其德澤所鍾。當有承之者。而之儀無似。深懼不克負荷。然報施不昧。庶幾有待焉。故詳書之。以昭其成。其諸具載誌銘。今并舊刻石。移置壙中。來者可以再見也。朝奉大夫。管句成都尉李之儀謹記。